

新刻全像水滸傳卷之一

卷一

書名 新刻全像水滸傳一百十五回 崇禎中
富沙劉氏刊本
撰者 元 施耐菴 撰
卷一
內容分類 集 小說 章回小說 說公案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122
編號 D86820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82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22](#)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新刻全像水滸傳一百十五回 崇禎中富沙劉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宇瀆... 中原... 宋建都汴梁九朝皇帝班頭定四百年...



詞曰人稟陰陽二氣仁義禮智天成浩然配平寒蒼冥可託六尺孤
能寄百里命閑閱水滸全傳論天罡地殺威名逢場何辨偽與真赤
心當報國忠義實堪欽

紛紛五代亂離間 一日雲開復見天
草木百年新雨露 車書萬里舊江山
尋常巷陌陳羅綺 幾處樓臺表管絃
人樂太平無事日 鶯花無限日高眠

是宋太祖朝中一個名儒姓邵諱堯夫道號康節先生所作為

錢塘

施耐菴

編輯

富沙

劉興我

梓行



十九回 宋公明兵渡呂梁關

公孫勝法取石祈城

廿二卷

一百回 李逵受困于駱谷

宋江智取洮陽城

一百一回 宋公明夜遊詭景

吳學究幃帷談兵

一百二回 燕青潛入越江城

李戎智取白牛鎮

一百三回 孫安病死九濟河

李俊雪天渡越水

廿三卷

一百四回 公孫勝馬耳山請神

宋公明東鷲山滅妖

一百五回 宋江火攻秦州城

王慶戰敗走胡朔

一百六回 公孫勝辭別居鄉

宋公明勅征方臘

一百七回 張順夜伏金山寺

宋江智取潤州城

廿四卷

一百八回 俊義分兵宣州道

宋江大戰毗陵郡

一百九回 寧海軍宋江吊孝

湧金門張順歸神

一百十回 張順魂捉方天定

宋江智取寧海軍

廿五卷

一百十一回 俊義分兵歙州道

宋江大戰烏龍鎮

一百十二回 睦州城箭射鄧元覺

馬龍嶺神助宋公明

一百十三回 魯智深杭州坐化

宋公明衣錦還鄉

一百十四回 宋公明神聚蓼兒洼

徽宗 梁山泊

一百十三回

俊義戰登州鎮

宋公明取清溪洞

五

生所作為

全像水滸忠義志傳目錄終

百十回 宋公世恢深寒食

百十一回 魯賢采訪秋坐外

百十二回 却依如箭浪澄天費

廿五卷 百十三回 對義公共繪旗旗

百十四回 悲則聚對天宮

新刻全像水滸傳卷之一

錢塘 施耐菴 編輯

富沙 劉興我 梓行

詞曰人稟陰陽二氣仁義禮智天成浩然配平寒蒼冥可託六尺孤能寄百里命開闔水滸全傳論天罡地殺威名逢場何辨偽與真赤心膏報國忠義實堪欽

紛紛五代亂離間 草木百年新雨露 尋常巷陌陳羅綺 人樂太平無事日 一日雲開復見天 車書萬里舊江山 幾處樓臺奏管絃 鶯花無限日高眠

此詩乃是宋太祖朝中一個名儒姓邵諱堯夫道號康節先生所作為五代殘唐干戈不息宋李石嗣郭梁唐晉漢周都來十五帝時秋天道循環夾馬營中生下太祖武德皇帝宋



陳搏處士騎驢下山

散乃是上界霹靂大仙下降英雄勇猛智勇寬宏一條桿棒打宇蕩淨中原國號大宋建都汴梁九朝皇帝班頭定四百年

榜揭界下星金白太



日雲開復見天正如教百姓再見天日之面那時西岳華山有個陳搏處士一日騎驢下山向華陰道上正行間听得人說如今東京某處讓位與趙檢點登基陳搏先生心中欲喜以手加額在驢背上大笑入問其故那先生曰庚申年朕受禪開基即位十七年天下太平自此定矣傳位與御弟太宗在位二十二年傳位與太子仁宗乃是上界赤脚大仙降生之時晝夜啼哭不止朝廷出榜召人醫治玉帝遣太白星下界化作一老叟寫榜真宗召入內宮看視太子只在太子耳邊說八個字云文有文曲武有武曲太子便不啼哭那老叟化一陣清風而去是玉帝差兩座星辰下未輔佐這朝天子文曲星是開封府王龍圖閣大學士包拯武曲星是征西夏國大元帥狄青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改了幾個年號自天聖元年癸亥登基至天聖九年天下太平五穀豐登萬民樂業九年謂之一登自明道元年至皇祐三年這九年民亦豐足謂之二登自皇祐四年至嘉祐三年這九年田禾大熟謂之三登一連二十七年號為三登之世直至嘉祐三年春間瘟疫盛行自江南直至兩京民不安生各處申奏當有開封府王包侍郎將惠民和濟局方自己榜文合藥救治方民那裡醫治得文武商議伺候早朝奏知天子却要祈禳瘟疫不知

賀朝臣衆殿陞宗仁



如何百教三十六員天罡下臨凡世七十二座地殺降在人間興動宋國乾坤開過趙家社稷有詩為証

時有宰相趙普奏政文彥博出班奏曰目今京師瘟疫盛行民不聊生伏望陛下釋罪寬恩省刑薄稅以禳天災救濟萬民天子聞奏急勅翰林院草詔一面頒赦天下罪囚應有民間

萬姓熙熙化育中 三登之世樂無窮 豈知禮樂笙歌治
 變作干戈劍戟叢 水滸寨中屯壯勇 梁山泊內聚英雄
 細推亂世興亡數 盡屬陰陽造化功

第一回 張天師祈禳瘟疫 洪太尉誤走妖魔
 絳幘雞人報曉籌 尚衣方進紫雲裘 九天闔闔開宮殿
 萬國衣冠拜冕旒 日色絳臨仙掌動 香烟欲傍袞龍浮
 朝罷須裁五色詔 珮聲歸向鳳池頭

却說仁宗在位嘉祐三年三月三日駕坐紫宸殿受百官朝賀但見祥雲迷鳳閣瑞氣罩龍樓含烟御柳拂旌帶露宮花迎劍戟天香影裡玉簪珠履聚丹墀仙樂聲中綉襖錦衣扶御駕珍珠簾捲黃金殿上現金章鳳羽扇開白玉階前停寶蓋隱上靜鞭三下響層上文武兩班齊

洪信賞詔往龍虎山



稅賦悉皆赦免命在京宮觀寺院修設大醮禳災不料其年瘟疫轉盛仁宗復會百官計議
奈知政事范仲淹奏曰目今災疫大行民不聊生以臣愚見可宣嗣漢天師末朝修設三千

六百羅天大醮可保民間瘟疫仁宗准奏急令翰林學士草詔一道御
筆親書降御香一炷欽差內外提點殿前太尉洪信為使前往江西
信州龍虎山請天師張真人星夜臨朝洪信領了聖敕辭別天子帶了
詔書御香數十人上馬離京徑投信州貴溪縣來于路上但見

迺山疊翠 遠水汀清 奇花綺錦綉鋪裊 嫩柳垂金絲拂地
和風日暖時過野店山村 路直沙平夜宿郵亭驛館 羅衣蕩漾
紅塵內 駿馬驅馳紫陌中

洪信在途不止數日未到信州大小官員迎接畢即差人報知上清宮
次日衆官送太尉至龍虎山三清殿上將詔書供係于香案上衆道官
獻茶齋訖洪太尉問曰天師今在何處道官稟曰這代天師號曰虛靖
天師性好清高自向山頂結一茅庵修真養性太尉曰今天子宣詔如
何得見道官曰天師雖在山頂其實能駕霧騰雲踪跡不定貧道幸亦難得見太尉曰目今
京師瘟疫盛行丹書素詔天師要設大醮以禳災似此奈何道官曰若太尉誠心齋戒沐

山中白虎驚試太尉



浴休帶從人自背詔書步行上山禮拜叩請天師方能得見太尉曰俺從東京吃素到此依
着你說明日沐浴換了新布衣脚穿草履背上丹詔手提御香衆道士送到山後相別那洪

信口誦天尊寶號縱步上山果然好座大山正是

根盤地角 頂接天心 遠觀磨斷亂雲痕 近看平吞明月魄
高低不并謂之山 側石通道謂之岫 孤巖峭嶇謂之路 上回
極平謂之頂 頭負下壯謂之窩 隱虎藏豹謂之穴 隱風隱雲
謂之岩 高人隱居謂之洞 無人出沒謂之徑 流水有聲謂之
澗 右渡源頭謂之溪 千峰競秀 萬壑爭流 瀑布斜飛 藤
蘿倒掛 虎嘯時風生谷 猿啼處月墜山腰 恰似青石染成千
塊玉 碧紗籠罩方堆烟

洪太尉過了數個山頭看上脚酸腿軟心中想曰我是朝廷貴官何會
受這苦楚只見山凹裡松樹背後大吼一聲跳出一個吊睛拂毛白
額大虫來太尉驚呼望後便倒偷眼看那大虫時但見

毛披一帶黃金色 爪露銀鉤十八隻 睛如閃電尾如鞭 口似血盆牙似戟
伸腰展臂勢猙獰 擺尾搖頭聲霹靂 山中狐兔盡潛藏 野外獐鹿皆斂迹

山中巨蛇驚太尉



那大虫望太尉左盤右旋咆哮一回望山坡下跳將去了太尉唬得魂不附体口中呼苦扒將起來復上山又行口裡嘆氣怨皇上差俺來這里受這場驚恐說猶未了又一陣風吹出口氣直凍太尉定睛看時山邊竹藤裡搶出一條雪花白蛇太尉見了

叫聲死也倒在盤陀石邊微眼開眼着那蛇時但見

昂首驚騰起 掣目電光生 動蕩則折峽倒岡 呼吸則吹雲吐霧 鱗甲亂分千片玉 尾稍斜捲一堆銀

那蛇眼射金光張開大口吐出舌頭噴那毒氣在太尉臉上驚得太尉无地藏身那蛇望山下一溜去不見了太尉方纔扒起口裡罵那道士戲弄着俺受這般驚恐若尋不見天師下去和他說話再要上山去只听得松樹背後笛声吹响太尉看見一個道童倒騎黃牛橫吹短笛轉

出山凹太尉看那道童但見
頭縮兩個了髻 身穿一領青衣 腰間繚結草來編 脚下芒鞋
麻間隔 明眸皓齒飄飄 並不染塵埃 綠髮朱顏耿耿 全然

無俗態

那牧童天咲指曰你要見天師麼我早開在茅庵中伏侍天師說仁宗天子差洪太尉來宣

道士與太尉遊官殿



我去東京建醮祈禱瘟疫我今乘鶴駕雲去也今不在庵中你休上山去太尉曰你休說說哄我道童天咲又吹短笛過山坡去了太尉尋思想是天師分付他不如下山去罷即尋回路奔下山來眾道上接着請到方丈坐下道童便問太尉曾見天

師否太尉曰爭些送了我的性命把山中驚恐事說了皆是你眾道人戲弄俺道童曰貧道昔怎敢這天師試探太尉之心本山雖有蛇虎

並不傷人太尉又曰我正欲再上山坡只見松樹傍轉出一個道童騎牛吹笛我待問他也都知了說天師早晨乘鶴駕雲望東京去了下官

因此回來道童曰這牧童正是天師雖然年幼道行非常世人稱為道通祖師既然祖師法旨說去了比及太尉回京之日這場醮事已都完

了太尉見說方纔放心道童排宴款待太尉請將冊詔留在上清宮龍香就三清殿下焚香次日道童請太尉遊山行至宮前宮後翫景行至

右廊下另外一所殿宇門上用着大鎖上上上面貼了十數道封皮又

重疊使着硃印牌額上寫四個金字伏魔之殿太尉指曰此殿是何處

道童答曰此是先代老祖天師鎮魔王之殿太尉又問如何用許多封皮道童曰此是唐祖師洞玄國師封鎖至今但是經傳一代天師便添一道封皮子孫不得妄開經今九代

洪太尉入殿見石碑



天催地塌 岳撼山崩 鐵塘江上潮頭浪 湧出海門來 太華山頭巨靈神 一臂
山峰碎 共工忿怒撞倒了不周山 力士飛鎚擊碎了始皇輦 一風撼折千竿竹

祖師這鎖却用銅汁灌磚却不知裡面的事太尉心中驚怪便對道官曰你且開門待我看
魔王甚麼模樣道官告曰先祖天師叮嚀告戒不許擅開太尉咲曰我讀古聖之書何曾見
鎖魔之法我不信可打開門我看道官再三勸票太尉曰你若不開我
回朝奏你有違聖旨即將你們問罪道官只得把封皮揭了將鉄鎚打
開大鎖把門推開那殿內黑暗處的太尉令取火把來照時只見中央
有個石碑約有五六尺高下面石龜半陷在泥裡照碑碑前都是龍
童鳳象天書符錄人皆不識照碑背後却有四個真字遇洪而開却不
是一來天罡星合當出世二來宋朝必顯忠良三來轉巧遇着洪太尉
太尉看了大喜便對眾道官曰你等阻當我却怎的數百年前已註我
姓氏在此分明是教我開看汝眾人與我掘開且看底下是何物道官
曰不可掘動恐有不便太尉不听令眾人先把碑牌放倒一齊併力掘
起那石龜又掘下去見一片大青石板扛起看時却是无底深穴忽然
穴內刮喇七一聲响唬恰似

洪信開穴走去天魔



只見二道黑氣從穴裡沖將起來掀塌了半邊殿角那道黑氣直沖上半天中散作百十道
金光去了眾人大驚發聲喊都奔將出來唬得洪太尉目睜口呆問曰
走了甚麼妖怪從此宋朝皇夜眠不穩書却忘食直使死子城藏虎豹
夢兒注內聚飛龍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零八回 王教頭私走延安府 九紋龍大鬧史家村

千古幽高一且開 天罡地殺出星臺 自来无事多生事
本為穰災却惹災 社稷從今雲擾七 兵戈到處鬧孩七
高俅奸佞真堪恨 洪信從今惹禍胎

當時道官對洪太尉說是老祖天師洞玄真人鎮鎮着三十六員天罡
星七十二座地殺星共一百單八個魔君上立石碑刻着龍鳳象篆夫
符鎮在若放他出世必害下方生靈如今走脫怎生是好太尉听了大
驚收拾同眾人回京在路分付眾人把走妖魔事情休說恐天子知而
見責回至京師听知天師在東京做了七晝夜好事普施符錄瘟疫安息万民安痊天師回
龍虎山去了太尉次日朝見天子奏說天師駕雲已先到京師臣從期傳而來面君復命仁

高休遭配投奔世雄

宗准奏賞賜洪信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傳位英宗在位四年英宗傳位神宗神宗在位一十八年又傳位哲宗天下太平四方無事且說東京開封府汴梁宣武軍一個浮浪子弟姓高名休自幼好使鎗棒相拍頑耍踢得好氣迷京師人都叫他做高球後來發跡將氣迷七字去了毛傍添作立人名為高球在東京城裡因幫生跌玉員外兒子賭錢被他父親告了府尹把高球斷了四十杖送配出界不許東京城裡人民隱藏高球無計只得投奔淮州柳世雄家三年後來哲宗因拜南郊大赦天下高球要回東京這柳世雄却和東京城裡金梁橋下開生藥舖董將士是親寫了封書與高球去投董將士家過活高球辭了柳大郎回東京至董家呈上世雄的書董將士看畢尋思曰高球是個浪子若留了他必定教壞吾兒待不收留又負了柳大郎回情只得杖且留下一日將士思計對高球曰弟欲留公在家恐悞了足下我特薦足下與蘇李士處久後必得出身意下如何高球大喜董將士即使人持書引高球到李士府學士出堂見了高球看了來書心下想曰不如薦他去騎馬王爵卿府裡做個親隨人次日修書一封使人送高球去王都尉府處這大尉乃是哲宗的妹夫神宗皇帝的騎馬他喜愛風流人物當時駙馬見蘇學士



駙馬請端王赴筵宴



十差人送高球來拜見了即隨馬回書收留高球做個親隨人忽一日王太尉慶生辰宴請小舅端王這端王乃神宗第十一子哲宗御弟掌東駕排號九大王是聰明俊俏人物更善琴棋書畫踢球打彈品竹調絲無有不能當日王都尉府中

准備筵宴但見
香焚寶鼎 花插金瓶 仙音院競奏新聲 教坊司頻送妙藝
水晶壺內 盡都是紫府瓊漿 琥珀盃中 滿泛着瑤池玉液
玳瑁盤 堆着仙桃菓菜 玻璃碗 俱能掌駝蹄 鱗上膾切銀絲
細匕茶烹玉蕊 紅裙舞女 盡隨着象板鸞簫 翠袖歌姬 簇
捧定龍笙鳳管 而行珠翠立階前 一派笙歌隨座上

端王來都尉府中赴宴酒進數盃端王起身淨手來書院裡見案上一對羊脂玉碾成的鎮紙獅子極做得細巧端王拿起看了一會曰好王都尉見端王心愛便說曰再有一個王龍筆架也是那匠人做的明日一併相送端王大喜稱謝依旧入席至暮方散次日王都尉取出玉龍筆架鎮紙獅子使高球送投端王府中來院公出見引到庭前高球看見端王頭戴軟紗唐巾身穿紫綉袍腰繫紫條足穿嵌金線靴與三五個小黃門相伴踢氣球高球立在從

端王賜毬高休得寵



背後伺候也是高休合當發跡那個氣毬直滾到高休身邊那高休見氣毬來到身邊便使個鴛鴦踢踢還端王端王大喜問曰你是甚麼人高休跪下曰小人是王都尉親隨使令賞送兩般玉玩器獻上大王有書在上端王看了玩器即令收了便問高休你原來會踢氣毬喚作甚名高休跪答小人名喚高休這氣毬胡亂踢得幾脚端王曰你便踢一圓高休拜曰小的是何等樣人敢與大王下脚端王曰這是齊雲社名為天下第一圓但踢何妨高休叩頭解膝上場終踢幾脚端王喝采高休把平生本事都使出來那氣毬一似膠膠粘在身上端王大喜留住高休次日設宴請王都尉赴宴王都尉見了令旨隨即來到官中端王先謝玉玩器請入席飲宴間端王曰這高休踢得兩脚好氣毬孤欲用此人做親隨如何王都尉曰既殿下欲用此人就賞伏侍端王執盃相謝至晚筵罷王都尉自回端王自得高休未及兩月哲宗未有太子文武尚議冊立端王為天子號曰徽宗皇帝登基之後擢舉高休做到殿帥府太尉之職高休即選吉日到任所有一應牙將都軍禁軍馬步兵等都來恭拜只欠一名乃八十万禁軍教頭王進軍政司稟曰半月之前已有病狀不曾入衙高休怒曰此人雖病在家隨即差人拿王進且說這王進止有老

高休上任貢馬進王



母无妻子牌軍來拿王進只得推病入府恭拜了高休曰你是都軍教頭王昇的兒子王進稟曰小人便是高休喝曰你是街市上使花棒賣膏藥的你如何敢不伏我點視詐病在家王進告曰小人怎敢是寔患病高休罵曰你既患病如何來得喝令左右拿下王進典我重打眾牙將皆稟曰今日是老爺上任好日奴免這次高太尉喝曰且看眾將之面饒你明日理會王進起來認得是高休出衙門吟曰只道是甚麼高殿帥原來是東市幫閑的圓社那高二先時曾學使棒被我父親一棒打散他今日要報前仇回到家中對外說知此事母子抱頭而哭王進曰兒子尋思不如逃去延安府老種經畧相公名下投他方可安身母曰門前兩個牌軍是殿帥撥來的他若得知便走不脫王進曰不妨兒子自有道理當晚對兩個牌軍說我因前日患病在酸枣門外岳廟裡許下香愿明日要去燒香你今晚去買三牲先去對他說知二人先領命去了當夜子母收拾行李出了西華門望延安而去且說兩個牌軍買了福物在廟中寺到次日已牌不見來二人心焦走回見鎖了門直尋到晚不見踪跡兩人恐怕連累及已即投殿帥府中首告說王進家逃走不知去向高太尉大怒即押文書行開各州府獲拿不題且說王進子母

史進母子進庄家史



自離東京在路月餘一日天晚不覓宿店捱到一處是一所大庄王進到庄前敲門有一庄客出來王進施禮曰小人母子貪行些路錯過客店來投貴庄借宿明早便行庄客入報出來言曰太公教你兩人進去王進同母入到草堂見太公各叙禮畢太公問曰客官貴姓因甚恁晚到此王進曰小人姓張原是京師人要去延安府投奔親眷太公曰既如此但村中无甚相待休得見怪王進謝曰多蒙厚意无恩可報晚飯畢太公引王進子母到客房安歇王進曰小人的馬相煩寄養一發還錢太公曰我家也有頭口叫庄客牽去後槽喂養王進謝了各自安歇次日天明王進收拾要行來後槽看馬只見空地上有一介後生脫膊刺着一身青就拿一條棍在那里使王進咲曰只有些破綻那後生听得唱曰你是甚人敢咲我的本事俺曾經七八个明師到不如你麼說說來太公來到看那後生不得礼那後生日耐耐這厮咲我的棍法太公曰客官莫会使棒王進曰客曉得些敢問這後生是誰太公曰是老漢的兒子進曰既然是小官人小人點檢他端正如何太公曰恁的樣好便喚那後生來叫師父後生日爹休听這厮胡說他若贏得我一棍我便拜他為師王進曰小官人若不村時較量一棒要那後生拿一條棒使得似風車兒樣轉叫王進曰你來你來王進只是咲不肯動手太公曰客官既肯見教小頑使一棒何妨王進咲曰只恐冲撞了令郎太公曰這介不妨客官只管上場王進曰恕罪了拿一條棒在手使个旗鼓勢那後生輪棒滾將過來王進托地拖了棒便走那後生又趕入來王進回身舉棒望空劈將下來那後生用棒來隔王進却不打上來提棒望後生懷裡只一針那後生的棒去在一邊撲地倒了王進連忙進前扶住曰休怪休怪那後生扒將起來便拜曰俺自經了許多教師不如客官願請賜教王進曰俺子母在此多憂當效力報恩太公大喜教庄客安排酒食就請王進的母親一同赴席太公曰師父如此高強必然是个教頭小兒有眼不識泰山王進曰實不相瞞小人不姓張乃是東京八十万禁軍教頭王進便是為因新任高太尉原被先父打番今做殿帥村太尉怀挾旧仇因此母子二人逃上延安府老种經畧相公處勾當不想得遇太公如此看待若令郎肯學小人願奉教太公曰老漢祖居華陰縣界內前向便是少華山這村喚做史家庄老漢這介兒子自幼不務農桑只愛刺鎗使棒母親說他不得嘔氣死了老漢只得隨他性子不知使了多少錢財投師這身花綉刺有九條龍

九紋龍與王進較棒



這村喚做史家庄老漢這介兒子自幼不務農桑只愛刺鎗使棒母親說他不得嘔氣死了老漢只得隨他性子不知使了多少錢財投師這身花綉刺有九條龍

朱武
陳達
楊春

史大公用設席待王進



史進教頭既到這裡望乞賜教自當重謝王進曰既然如此必當奉命自此留佳王進子母在庄上每日教史進點撥他二十八般武藝

便教庄客殺牛聚集四百餘庄人飲酒對衆人曰我今听得少華山有一夥強人恐早晚間要來我村中打劫我特請你衆人商議他若來我村中時你們各批鎗棒前來救應一家

史進馬活捉陳達



有事各家救護衆人曰我們村農只靠大郎作上柳子啊時誰敢不來當日衆人回家準備器械不題却說少華山神机軍師朱武廣有智畧一日與陳達楊春計議曰我知華陰縣

頭上動主陳達曰因我山寨欠缺錢糧欲往華陰縣借糧經由貴村借路過去不敢動你一根草回日重謝史進曰我家正當生長放你過去本縣知道必連累我陳達曰四海之內皆

矛鎗方弩鉞 鞭簡劍鈍挝 斧鉞并戈戟 牌棒典鎗爬

却說史進留王進指教武藝不竟半年王進把十八般兵器教得史進

精熟王進相亂要行史進曰師父只在我家我奉養師父子母以終天

年王進曰雖家好意只恐高太尉知道連累不便史進太公若留不住

設宴送行托出一盤緞子百兩花銀謝師次日王進收拾望延安府去

了史進送了一程回庄母日演習武藝時當六月炎天史進坐在柳陰

樹下乘涼見一獵戶叫做標兔李吉行過史進問曰你往常挑野味在

我庄上來賣這一向為何不來李吉曰小人不說大郎不知近日少華

山上添了一夥強人聚有七百餘人為頭的大王喚做神机軍師朱武

第二個喚做跳淵虎陳達第三個喚作白花蛇楊春官兵不敢捉他小

人因此不敢上山打獵那討野味史進听了尋思這賊終久來我庄上

要來我村中打劫我特請你衆人商議他若來我村中時你們各批鎗棒前來救應一家

有事各家救護衆人曰我們村農只靠大郎作上柳子啊時誰敢不來當日衆人回家準備

器械不題却說少華山神机軍師朱武廣有智畧一日與陳達楊春計議曰我知華陰縣

裡出三千貫賞錢招人來捉我們軍兵來時要與他們廝殺日今山寨

缺少錢糧知之奈何陳達曰便去華陰縣裡借糧看他如何楊春曰不

要去華陰縣只去蒲城縣方无一失陳達曰蒲城縣錢糧稀少只去打

華陰縣錢糧更多楊春曰若去打華陰縣時須從史家村過聞知九紋

龍史進有方人之敵他如何肯放我若過去陳達曰量一個村坊過去

不得尚敢抵敵官軍長他人之志氣滅自己的威風遂點頭曰披掛下

山去了史進正在庄上整頓弓馬只見庄客報說賊到史進叫嚴起柳

子那四百人都到史進戴一字巾身披硃紅甲前後鐵掩心一張

方一壺箭手提一把三尖刀騎一疋火炭赤馬庄人隨後吶喊直到庄

前排開陣勢見陳達頭戴紅盔身披鍍金甲坐下一疋高鞍馬手拈

照鋼鎗三將相見陳達馬上欠身施禮史進喝曰汝等敢盜敢來太歲

頭上動主陳達曰因我山寨欠缺錢糧欲往華陰縣借糧經由貴村借路過去不敢動你

一根草回日重謝史進曰我家正當生長放你過去本縣知道必連累我陳達曰四海之內皆

有事各家救護衆人曰我們村農只靠大郎作上柳子啊時誰敢不來當日衆人回家準備

史進放陳達遠朱武



兄弟也借路一過不妨史進不允陳達大怒挺鎗刺來史進拍馬來迎二人鬪了五十合史進使個破綻讓陳達一鎗望心窩裡擗來史進却把腰一閃陳達和鎗撲入心裡史進輕輕

陳達只一挾把陳達扳過馬來家嘍囉都走了史進回到庄上將陳達

報說三頭領被捉去了朱武嘆曰不祈吾言果有此禍楊春曰奈何朱武曰我有一條計可以救他楊春曰有何計朱武附耳低言春曰好計

和你便去史進正在庄上庄客來報曰少華山朱武楊春都來了史進便提刀上馬正出庄門只見朱武楊春都到雙七跪下史進喝曰你二人跪下如何朱武哭曰小人三個因被官司緊吹逼迫不得已上山落

草三人當初發誓不願同生只求同死難不及聞張劉備其心則同今陳達誤犯被捉我二人義不貪生特來請死大郎將我三人解官請賞

誓不皺眉史進听了他們如此義氣我着拿他解官反教天下好漢耻咲便曰你二人跟我進來朱武楊春隨了史進直到廝前跪下又請綁縛史進曰你二人好漢惜好漢你們既如此義氣我着送了你們不是好漢放陳達還

李吉去搜王四回書



待三人飲罷拜辭史進三人回到寨中朱武曰雖然是計亦難得史進好意我們須要報謝隨即收拾得三十兩金使兩個嘍囉趁月送與史進啜啜到史進庄內將金獻上拜送三人

謝不殺之恩史進受了金子教庄客將酒相待回山半月朱武等擄得一串大珠子又使嘍囉送來史進又受了尋思難得這三個敬重我也討些札回奉他次日教三個裁縫做了三件錦襖殺了一腔肥羊令

庄客送至山寨見了三個頭領朱武等大喜愛了礼物款待來人賞銀五兩庄客拜別回來史進自此與朱武往來在再光陰將近八月中秋要請三人至十五日夜來庄上賞月先令庄客王四送書去請三個頭

領看書大喜即寫下回書賞銀下山遇着嘍囉又拖去酒店中吃了數碗相別回程走不到十里酒却湧上來便醉倒下有標鬼李吉正在山坡下來認得是史家庄的王四逕來扶他見王四胳膊裡突出銀子來

李吉尋思這廝醉下這銀子何不拿他的去李吉解下脰膊一抖那封回書和銀子都抖出來李吉將書拆開見書上面寫着少華山朱武三

人名字李吉曰財帛史進原來與強盜來往把書望望陰縣出首去下王四睡到三更方醒看見月光跳將起來四邊都是松樹忙去腰間摸時脰膊并書都不見了哭曰銀子不打緊

史進請朱武等賞月



史進與三個頭領怎的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史大郎走華陰縣 魯提督打鎮國寺

這封書如何是好心生一計只說不曾有回書來到庄上史進問曰你為何方終回來王四曰托主人福陰寨中頭領帶我吃了半夜酒因此回遲史進又問曰曾有回書否王四曰他要修回書是小人說着拿回書恐路上不便史進大喜排起筵宴伺候朱武三人分付喽囉看守寨門只帶三五個伴各藏短刀下山來到庄上史進接着各叙禮畢請入後園分賓坐定令庄客把前後庄門拴下一面飲酒上至數杯只見東邊推起那輪明月但見

秋夜初長 黃昏已半 一輪月掛如銀 冰盤如昼 既正宜人 清影十分圓滿 桂花玉兔交響 簾籠高捲 金盃頻勸酒 歡

且說史進正和三人飲酒只听得牆外喊起火把亂明三人大驚史進曰三位休慌待我去看接條梯子傍牆一看只見縣尉在馬上引兩個都頭領四百上兵圍住庄院都頭大叫不要走了強盜這夥人來史進進直使天罡地殺一齊相會正是芦花深处藏兵士荷葉陰中聚戰

縣尉領兵捉拿史進



當時史進說怎生是好朱武等跪下曰哥是箇良民只將我二人綁縛出去願免得累了你史進曰不是我賺你來且自請起別作主張史進再上梯子問曰你兩個都頭何故半夜來劫我庄上都頭曰大郎私通賊寇見有首告人李吉在此史進喝曰你如何誣陷平人李吉曰我本不知在路上拾得王四的回書他在縣前看因此事發史進問王四問曰你說无回書如何却又有了王四曰小人酒醉失了史進喝曰畜生却怎生是好那都頭人等也都怕史進不敢入庄朱武以手指曰大郎且應外面史進會意呼曰你衆人不要鬧炒且退一步我自綁縛出來解官都頭依其言等待他送出來史進下梯把王四殺了令庄客把庄內細軟等物都收拾了點起火把史進和三個都頭全身披掛各執鎗刀放起火來大開庄門吶喊出迎正撞見都頭并李吉史進大怒即將李吉殺了兩個都頭回身便走被陳達

燒了庄院无如轉身對朱武等說我的師父王教頭在關西經略府中勾當我的家私庄院燒了今要尋師父去也朱武曰哥只在我寨中且住幾日等待平靜了小弟們與哥

史進別朱武往延安



重造在院史進曰雖家好意只是我要去尋師父也箇個去出身朱武等苦留不住史進只
自收拾碎銀作盤費餘者都寄在寨中史進頭戴一頂白氈陽毡笠身穿一領白綾襖腰繫

一條紅搭膊脚穿一雙麻鞋背上包袱提了朴刀辭別朱武等都送下
山洒泪而別史進離了少華山望延安府進發只見

崎嶇山嶺 寂寞孤村 披曉露夜宿荒林 帶曉月朝登險道
落日趨行聞犬吠 嚴霜早促所鷄鳴 山影將沉 柳陰漸沒

斷霞映水散紅光 暮日轉收生碧霧 溪邊漁父掃林去 野外
樵夫荷担回

史進在路行了半月來到渭州便入城來到茶坊見茶博士問曰這里
經畧府內有個東京來的教頭王進麼茶博士曰府裡教頭有三個姓
王的不知那個是王進道猶未了見個大漢身長八尺腰闊十圍踏步
走入茶坊裡坐下茶博士曰客官要尋王教頭只問這個提轄便都曉
得史進慌忙進前施禮曰小人大胆敢問官人高姓大名那人曰酒家
是經畧府提轄姓魯名達敢問大哥高姓史進曰小人是華陰縣人姓史名進有個師父是
八十萬石軍教頭王進不知在此否魯達曰你莫不是史家在九紋龍史大郎麼史進曰小

史進魯達途遇李忠



人便是魯達曰聞名不知見面你來尋王教頭他在延安府老種經畧相公處勾當俺這渭
州却是小經畧相公鎮守俺且和你上街去吃盃酒二人挽手出茶坊來見街上一簇人衆

圍住看史進曰兄長我們也這一看却認得是江湖使槍棒賣膏藥的
開手師父叫做打虎將李忠史進叫曰師父多時不見李忠曰你因甚
到這里來魯達曰既是你師父同去吃盃酒李忠即收拾了行頭三人
到橋下潘家酒店正是李白點頭便飲淵明招手回來有詩為証

風拂柳絮錦窠揚 太平无事月初長 能添壯士英雄胆
善助詩人錦繡腸 三尺雷垂楊柳岸 一竿斜插杏花傍

男兒未遂平生志 且自高歌入醉鄉

三人上酒樓坐定魯達叫酒保擺酒各各盃酒至數盃正談鎗法忽听得
開壁有人啼哭魯達焦燥便把盃碟丟在樓板上酒保听得慌忙走上

樓曰官人要甚東西分付買來達曰酒家要甚麼東西你怎的叫人
開壁啼哭撓擾俺們酒保曰是綽酒座兒的父子二人不知官人在此

自若啼哭小人怎敢魯達曰你與我叫來問他酒保須更引來只見一個六十歲的老兒手
裡拿串拍板領着一個十七八歲的婦人來到面前魯達曰那女子雖无十分的容貌也有

動人的顏色但見

髮雲髻插一枚青玉簪兒

嫵娜纖腰

穿一條紅綃裙子

素白舊衫籠雪體

淡黃軟底小弓鞋

蛾眉緊蹙

汪七淚眼落珍珠

粉面低垂

細七香肌消玉雪

雖若雨病雲愁

寔是懷憂積恨

肌骨好不搽脂粉自然嬌

那女人拭着淚眼向前相見了遂問曰你是那裡人為甚啼哭那婦人

曰奴家是東京人氏因同父母來這渭州投奔親眷不想母親在店中

染病身故子父二人流落在此上間有一財主叫做鎮關西鄭大官人

因見奴家便使強婚作妾罵了三千貫文書虛錢假契娶了奴家未及

三八大娘子將奴家趕打出來逼要原典身錢父親懦弱和他爭競不

得沒奈何父親自少教得奴家套把曲兒這酒樓上趕座子每日得些

錢來將大半還他留此小子父作盤纏這兩日酒店客少違了他錢限

怕他來討時受他羞耻于父們因此啼哭不想衝犯了官人望乞恕罪

會道又問你姓甚麼在那里住鄭大官人那里住老兒曰小的姓金排行第一女兒名喚

翠蓮鄭官人便是狀元橋下買肉肉鄭屠綰號鎮關西老漢父子在東門裡魯家客店樓下

翠蓮訴冤與魯提轄



魯達打小二放金老



魯達曰俺只是那個官人原來是幸猪的鄭屠這個掩臉的撓木扞托着俺小种經管

相公門下做個肉舖戶這弄欺人却謂李忠史進曰你二人在此坐着待酒家去打死了

那厮來史進李忠抱住劝曰哥七息怒明日理會魯達又曰老兒酒家

此你些盤纏明日回家去告父子告回若得回家去時便是重生父母

奈此主人不肯放魯達曰這个不妨事便取出三兩銀子放在桌上對

史進曰你有銀子借些與酒家酒家就還史進便去包裹內取出十兩

銀子放在桌上又顧與李忠曰你也借些李忠只有二兩魯達就將這

十五兩銀子與金老兒分付曰你拿去做盤纏一面收拾行李明早我

來安頓你們起身金老父子拜謝去了魯達把這數兩銀子還了李忠

史進又吃了兩壺酒還了酒錢三人出了酒店到街頭分別各回金老

兒得了這十五兩銀子回到店中先去城外覓了一輛車兒收拾行李

還了店錢次早起來吃了飯天色漸明只見魯達走入店來高叫曰金

老你去便去弄甚麼金老引女兒挑起担便行小二扯住曰金公那里

去魯達問曰他少你房錢小二曰房錢都算還了只少了鄭大官人的典身錢未還着落小

人看官魯達曰鄭屠的錢酒家自還他且放他們回鄉去小二堅執不肯被魯達一拳打去

魯達忿怒打死鄭屠



口中吐血扒起便走金老父子慌忙開了店去了魯達逕投鄭屠家來鄭屠正在門首賣肉魯達走到門前叫一聲鄭屠鄭屠慌忙出櫃唱喏便教請坐魯達曰奉着經畧相公鈞旨要十斤精肉切做臊子鄭屠叫使頭快選好的切十斤去魯達曰要你自已切鄭屠曰小人便自切遂選了十斤精肉細切的切做臊子那小二正來鄭屠家報知金老之事却見魯達坐在肉案門邊不敢進前遠立在屋簷下那鄭屠切了肉用荷葉包了魯達曰再要十斤都是肥的也要切做臊子鄭屠曰小人便切又選十斤肥的也切做臊子亦把荷葉包了魯達曰再要十斤寸金軟骨也要細切的切作臊子鄭屠咲曰都是來消遣我魯達听罷跳將起來睜眼看着鄭屠曰酒家特地要消遣把兩包臊子劈面打去鄭屠大怒從肉案上搶了一把尖刀跳將出來就要揪魯達被達就撻按住了刀望小腹上只一脚踢倒了便踏住胸前提起拳頭看着鄭屠曰酒家始從老种經畧相公做到關西五路廉訪使也不枉了叫做鎮關西你是個賣肉的屠戶狗也叫做鎮關西你如何強騙了金老連只一拳正打于鼻子上打得鮮血迸流鼻子歪在一邊鄭屠掙不起來口裡只叫打得好魯達曰你还敢應口望眼睛眉梢上又打一拳打得眼珠突出面傍看肉

鄭屠妻子狀子告魯達



的人惧怕不敢向前又打一拳太陽上正着只見鄭屠挺在地上漸沒氣魯達尋思曰俺只要痛打這廝一頓不想三拳真個打死了脫身便走回頭指着鄭屠曰你詐死酒家慢和你理會大踏步去了衙坊鄰舍誰敢攔他魯達回去急卷了衣服盤纏提了短棒奔出南門走了鄭屠家中眾人救了半日不活妻子逕來府尹處告狀府尹看畢曰魯達係經畧府中提轄不敢擅自捕捉府尹隨即上轎去見經畧官白府中提轄魯達无故打死鄭屠不曾稟過相公不敢擅自捉拿經畧吃了一驚尋思這魯達真好武藝今犯人命事俺如何救得他乃回府尹曰魯達乃是我父親老經畧巡軍官撻他來做提轄既然犯了人命之罪你可拿他取問如若供招明白也須申聞父親知道方可斷決怕父親日後邊上要這個人用不便府尹曰下官問了情由合行申稟遂辭了經畧回至州衙便喚緝捕使臣押下火牌捉拿犯人魯達當時王觀察領了公文就帶了二十個土兵逕到魯達處有房邊人口恰纔背着包袱提了短刀去了王觀察只得捉左鄰舍同到州衙回話魯達恨罪出逃不知去向府尹見說即差人依限緝捕行角挨捕文書出賞錢一千貫寫了魯達年甲畫了形圖到處張掛却說魯達離了渭州東逃西奔行了半

魯達入代州遇金老



月之間走到代州入城看時只見一簇人圍住在十字街頭看榜但見
 挨肩搭背 交頸並頭 紛紜不辨賢愚 嘍囉難分貴賤 張三蠢胖不識字只把頭
 搖 李四矮矬看別人也將腳踏 白頭老叟盡將拐棒拉髭鬚
 綠髮書生却把文房抄款具 行乞都是蕭何法 旬七盡依律令
 行

魯達見眾人看榜也鑽入人叢裡聽見眾人說道代州鴈門縣依奉太
 原府指揮使司該准渭州文字捕捉打死鄭屠犯人魯達即係經畧府
 提轄如有人停留在家者即與犯人同罪若有人捕獲前來或首告到
 官者給賞錢一千貫文魯達正看到那里听得背後一人大叫曰張大
 哥你如何在此直扯到巷口不知是誰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回 趙員外重修文殊院 魯智深大鬧五臺山
 躲難逃災入代州 恩人相遇喜相酌 只因法網重七佈
 且向空門好七修 打坐參禪求解脫 粗茶淡飯度春秋
 他年證果塵緣滿 好向弥陀國裡遊

魯達見榜上校了的金老直拖魯達到僻靜處謂之曰恩人你好

金老置酒拜謝



大肚兒今張掛榜文捉你緣何却去看榜若不是老漢遇見時却不被他們拿去魯達曰酒
 家為你鄭屠被捉三拳打死因此逃走至此你緣何也在此這里金老曰自從恩人救拔本欲
 要回東京又怕那厮趕來只得隨路望北走却撞見一個旧鄰在這里
 做買賣帶老漢父子在這里就與我女兒作媒說與此處一個大財主
 趙員外養在外宅衣食豐足皆出于恩人我女兒常對孤老說提轄
 大恩員外亦說怎的得與恩人一會且請到家却再商議魯達隨金老
 到門首老兒揭起簾子叫曰我兒大恩人在此那女子濃粧淡抹慌忙
 出來請魯達上坐拜了四拜曰若非恩人垂救怎有今日便請魯達上
 樓坐定老兒分付女兒陪侍着恩人自去安排酒來父子二人輪次把
 盞金老倒地便拜魯達曰老人家只顧拜做甚麼金老曰老漢自到這
 里立個紅硃牌七上寫着恩人姓名且夕一炷香父子二人禮拜今日
 見恩人正身如何不拜魯達曰難得你這片好心三人飲酒至晚只見
 丫环來報曰官人回了金老便下樓來請官人上樓說道此位官人便

是魯提轄那官人便拜曰聞名不如見面魯達回禮曰這位官人就是令婿金老曰然再
 備酒食相待員外曰久聞提轄豪傑今天賜相見實為萬幸魯達曰酒家是個愚人又犯

趙員外引魯達回庄



罪過着家員外不棄結為相識員外大喜飲醉各去歇息次日趙員外曰此處恐不穩便請
提轄到庄去住幾時營達拜謝辭了金老父子和趙員外並馬到庄前下馬直至草堂賓
主而坐一箇置酒相待一連住了五七日忽一日金老奔來庄上便對
員外營達曰昨日有四個做工的來鄰舍街坊打听得知只認來村裡
緝捕倘有疎失如之奈何營達曰恁的時酒家自去便了員外曰我有
個道理教提轄避難只恐提轄不肯營達曰酒家是個該死的人但得
一處安身有甚不肯員外曰離此處三十餘里有座五臺山原是文殊
菩薩道場寺中有七百餘人為頭的智真長老是我兄弟我曾許下剃
度一僧已給下五花度牒在此只不曾有心腹之人了這條願若是提
轄肯時一應費用都是某備亦營達尋思曰多蒙員外做主酒家情愿
做和尚趙員外連夜收拾禮物次日便庄客挑送上山先去通報智真
長老引眾僧出山門外迎接趙員外和營達向前施禮同入方丈果然好
座大刹但見

山門侵峻嶺 佛殿接青雲 鐘樓與月窟相連 經閣共峯窗對立 香積厨通一泓
泉水 衆僧室納四回烟霞 老僧方丈斗牛邊 禪客經堂雲霧裡 七層寶塔接雲

趙員外送魯達出家



智真長老請員外魯達到方丈客席而坐營達便去下首坐定員外附連耳低言你來這
出家如何便與長老對坐營達曰是酒家不省便起身立在一邊庄客
搬將禮物摆在面前長老曰何故又蒙厚禮員外曰某日前有一條愿
心許剃一僧來宝刹度牒詞簿都已寫了到今不曾剃度今有這個表
弟姓魯名達軍漢出身因見塵世艱辛情願棄俗出家伏望長老收留
長老答曰這個是緣事光輝老僧山門容易且請拜吃茶只見行童托
出茶來怎見得那盃茶的好處有詩為証

玉蕊金芽真絕品 僧家製造甚工夫 兔毫盞內香雲白
雙眼湯中細浪鋪 戰退困魔離枕藉 增添清氣入肌膚
仙茶自合桃源種 不許移根傍帝鄉
奈望真長老便喚首座分付監寺安排办盃盃他剃度眾僧私處稟曰
這人不似出家人的模樣睜開双眼似賊一般不可剃度此人恐後累
及山門長老曰待我入定去看一看焚了一炷香遂上禪椅盤膝而坐入定去了一炷香過
恰纔回來對眾僧曰此人上應天星雖然眼下兇頑後却清淨汝等皆不能及可記吾言眾

俗緣回來對眾僧曰此人上應天星雖然眼下兇頑後却清淨汝等皆不能及可記吾言眾

智真長老剃度魯達



僧依從長老請員外魯達赴齋已畢趙員外取出銀兩買辦物料選吉日鳴鑼撞鼓在法堂會集五六百僧人都在法堂下員外取出信香表裡向法座前禮拜宣疏已畢行童引魯達

到法堂座下淨髮僧先把一週遭頭髮剃了却待剃鬚魯達曰留了這些兒還酒家也好眾僧忿咲不住真長老在法座上曰衆人听念傷寸草不啣 六根清淨 與汝剃頭 免得爭競

長老念罷傷言喝一声咄尽皆剃了首座呈將度牒上法座前請長老賜法名長老拿住空頭度牒又念傷曰

靈光一點 價值千金 佛法廣大 賜名智深

長老賜名已罷把度牒傳將下來書記僧填寫了度牒又賜法衣引上法座前摩頂受戒一要皈依三宝二要皈依佛法三要恭敬師父此是三皈五戒者一不要殺生二不要偷盜三不要邪淫四不要貪酒五不要妄語受戒已罷趙員外請眾僧到雲堂赴齋引智深參拜眾師兄引去僧堂後叢林裡選佛場打坐當夜无事次日員外告辭長老引眾僧送出山門員外曰智深乃是愚鹵直人早晚禮數不到看吾薄面凡事慈悲又喚智深分付曰賢弟從今凡事宜省戒保重一二春衣夏服早晚我使人送來智深答云謹依言語

趙員外告辭別長老



外相辭而行長老亦引眾僧回去那智深到晚放番身体橫羅十字倒在禪床上睡鼻息如雷起來淨手大驚小怪就在佛殿後撒尿撒尿言三語四侍者四五長老說智深全然沒些

似出家人的体面叢林中如何容得此人長老曰且看施主之面自此無人敢說智深在寺中撓了五個月時遇初冬天氣精明智深行出山門行到半山亭子上坐尋思曰往常酒肉不離口如今教酒家做和尚餓得乾瘦了趙員外這幾日也不使人送些酒肉來酒家吃正想間只見遠處有個漢子挑着担桶一手拿個磁子唱曰

九里山頭作戰場 牧童拾得旧刀鎗 順風吹動易江水

好似虞姬別霸王

智深見那漢子挑担桶上來亭子上歇智深問曰漢子你那桶裡甚麼東西那漢子曰好酒智深曰多少錢一桶漢子曰我這酒挑上去只賣與做生活的吃本寺長老已有法旨但賣酒與長老吃時長老追去本錢趕出屋去俺們都是寺內本錢在本寺的屋宇如何敢賣與你智深曰酒家也不殺你只要問你買酒吃把漢子只一脚踢得做一堆蹲踞在地智深把那兩桶酒吃了一桶便曰明日來寺裡討錢那漢子方終疼止那里敢討錢將酒分做兩半桶挑走

智深亭上打酒家



下山去了。智深在亭子上坐了半日，酒湧上來，把皂直裰褪膊下來，把兩隻衫袖纏在腰間，露出背脊上花綉來，揸着兩個膀子走上山來，看七來到山門下，兩個門子望見拿着竹篋，攔住，喝曰：「你是佛家弟子，如何吃得爛醉上寺？你也見庫局的曉示，但凡和尚破戒吃酒，決打四十，趕出寺去。如門子縱容醉僧入寺，亦責十板。你快下山，饒你幾下竹篋。」智深睜起雙眼，罵曰：「入娘賊，你兩個敢打我，便和你打門子，見勢頭不好，一個入來報監寺，一個虛拖竹篋攔住。」智深把那門子臉上一掌，打倒在山門下，浪七、滄七、擷入寺來，監寺便叫老師火工三十人，各執木棒，迎着智深。智深望見大喊一聲，大踏步搶入來，眾人忙退入殿閣，上亮隔門。智深一拳一脚，打開奪條棒，從殿理打將出來，監寺慌忙，報知長老。長老急急引侍者，直到廊下，喝曰：「智深，不得无礼。智深見了長老，撇了棒，向前對長老說個謊曰：「智深吃了兩碗酒，他衆人便來打我。」長老曰：「你快去睡，明日講話。」智深曰：「俺不看長老面，酒家打死你那幾個禿驢，去禪床上去睡。」衆僧告訴長老，曰：「何日徒弟們曾諫師父，休留此人，果然今日這個野猫亂了清規。」長老曰：「雖眼下有些囉囉，日後來却成得正果。且看趙員外之面容，恕他一番。我明日戒他便了。」衆僧冷咲而退。次日

智深酒醉趕衆僧



早齋畢，長老使侍者喚智深。時尚未起，侍者叫起來。智深穿了直裰，走出僧堂，却在佛殿後撒糞。侍者曰：「長老叫你說話。」智深回侍者來見長老。長老曰：「你雖是個武夫出身，員外剃髮了，你曾摩頂受戒，教你不可貪酒。你昨日如何吃得大醉，打了門子，損壞殿上硃紅隔子，我不看員外面上，定趕你出寺。再後休犯智深合掌拜曰：「不敢不敢。」長老留他在方丈早飯，又用好言勸他，取一領細布直裰，一雙僧鞋，與智深。教回僧堂去了。且說智深自從吃醉酒，開了一場，一連三四個月，不敢出門。忽一日是二月天氣，智深離了僧房，信步出山門外，猛听得山下叮噹响，走下山看時，却是一市鎮，約有五七百人，家諸般買賣，都有。智深曰：「這有這一個去處，不奪他那桶酒吃，却下山去自家買些吃，行不几步，却見一個打鉄舖。智深入舖問曰：「鉄博士，有好剛鉄麼？」博士曰：「師父問鉄，何如？」智深曰：「酒家要打條禪杖，并口戒，及博士曰：「不知師父要打多少重的？」智深曰：「酒家要打一條重一百斤的。」博士曰：「小人不怕打不得，只怕師父使不動。」便是關王那把偃月刀也。

只有八十二斤重。師父若依我說，只打一條六十二斤重的水磨禪杖，只要你五兩銀子。工錢。智深曰：「俺就與你五兩銀子，还有些碎銀子，央你去買几盞酒來，我吃博士曰：「你自去買。」

魯智深入店買酒吃



小人要趕趨生活不及相陪智深便齋了鉢舖行不數步見一家有个酒竿子掛在屋簷下智深入到店裏面坐下叫曰將酒來賣與酒家店主曰師父恕罪小人房屋本錢都是寺裡的

長老已有法旨但是小人們賣酒與寺裡僧人吃便要追去本錢趕出屋去因此休怪智深曰胡亂賣些與酒家吃俺不說是你家的便了店

家曰胡亂不得師父別家去吃智深只得起身出了店門走過三五家皆如前說智深尋一討遠處看他市稍有个酒店但見
傍村酒店凡多年 斜倚桑麻古道邊
綉簾包用棘荆編 蒲雞榨成黃米酒
柴門挑出布青帘 更有一般堪咲處
牛屎泥墻盃酒仙

智深走入店裡坐下叫曰店家我買酒吃店家曰和尚你是那里來的智深曰俺是行脚僧人遊方到此經過店家曰你若五臺山寺裡的

我却不敢賣與你吃智深曰不是快將酒來店家曰你要多少酒智深曰休問多少只顧釀來一連吃了十數盃智深又問有甚麼肉把盆

來吃店主曰早來有牛肉都賣了只有狗肉師父吃不吃智深曰最好把銀子付與店家買了半隻熟狗用手扯吃又吃了十數碗酒又討酒來店主曰只吃這些

智深酒醉打倒金剛



家又不白吃你的管我怎的店家只得依言打來智深又吃了只剩得一脚狗腿揣在懷裡離了店門走到半山亭子上酒却湧上來心中忖曰俺多時不曾拽拳使脚竟得身體困倦且使凡路只一膀子板打在亭子柱上只听得一聲响唬把亭子柱打得粉碎又听得半山裡响米看時只見智深一步一擡上山來兩個

門子叫曰這畜生又醉了可把山門拴了只在門縫裡看那智深搶到山門下見開了門把拳頭撞破了一回扭過身來看見左边的金剛

喝一聲曰這個黑大漢不替俺敲門却拿着拳頭唬酒家拿起一根柝木把金剛腿上便打軟化的泥和顏色都脫了又轉身來看那右边的

金剛喝一聲曰你這厮張開口也來咲洒家把那金剛脚上打了幾下只听得一聲响那尊金剛從臺基上倒撞下來智深大咲兩個門子

去報長老長老曰休要惹他只見首座賤事僧人都到方丈裏說這野

猶今日醉得不好將半山亭子山門下金剛都打壞了如何是好長老

曰自古天子不怪醉漢若是打壞金剛亭子趙員外自會來脩整你衆

人只可迴避他你們見前日的行兇麼衆僧出方丈都曰好個團圓竹的長老叫門子你休

開門智深在外大叫曰入娘賊的走脫不放我入寺時放把火燒了寺衆僧曰若不開時真

智深酒醉開選佛場



個做將出來，只得叫門子把門拴拽了，飛走入房，衆僧各自迴避。智深把山門尽力一推，撲地顛將人來跌了一交，扒將起來，把頭摸一摸，直奔入選佛場。禪和子都吃了一驚，低了頭。智深走到禪床邊，便吐污食，衆僧都聞不得那臭，個個曰：「善哉！俱掩了鼻。」智深吐了一回，扒將起來，把直裰帶子都扯斷了，落下那狗腿來，就說好正肚飢，扯來便吃。禪和子看見遠處的躲開，智深便扯一塊狗肉，看着上首的和尚曰：「你也吃些。」那和尚把兩隻袖死掩了臉。智深曰：「你不吃，將肉望下首的。」口裡塞去，那和尚躲不過，却待下禪床走。智深把他耳朵揪住，將肉便塞對床五個禪和子過來。功時，那智深丟了狗肉，提起拳頭，去那光腦袋上，只管擗，滿堂僧衆大喊起來，進去。智深便夜了一條椴脚，直打到法堂上，只見長老喝曰：「智深不得无礼。」衆僧也休動手，兩邊衆人被打傷了十數個。見長老來，各自退去。智深撒了桌脚，叫曰：「長老與酒家做主。」長老曰：「智深你累殺了老僧，前番酒醉攪擾一場，你今番又如此无礼，攪得衆僧捲堂而走，這個罪孽非是小可。我這五臺山文殊菩薩道場，千百年清淨香火，去處如何容得你？你且隨我來方丈裡宿一宵，明日安排你一個去處。」智深眼長老到方丈歇了次日，長老修書一封，使人到趙員外庄

魯智深夜投大鬧家



上報知，又叫侍者取領皂直裰、一雙僧鞋、十兩白銀，喚過智深分付曰：「你前一次却是悞犯，今一次又大醉，乱了清規，你這等做甚？是不好，我看趙員外面上，與你這封書投一個去處，安身。」智深曰：「師父教徒弟那里去，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回 小霸王醉入銷金帳 花和尚大鬧桃花村

禪林辭去入禪林 知已相逢義斷金 且把威風驚破胆

慢將妙理說禪心 縛名人號花和尚 道號清名魯智深

俗愿了時終証果 眼前爭奈沒知音

長老曰：「我有個師弟在東京相國寺住持，喚做智清禪師，我與你這封書去投他，討個職事僧做，贈汝四句偈言，你可終身記取。智深跪下曰：「洒家愿听長老說四句偈曰：」

遇林而起 遇山而富 遇水而興 遇江而止

智深听罷，拜了長老，背起包裹，辭了衆僧，離五臺山，逕到鉄匠舖，打了

禪杖，戒刀，就行數日，趙員外自將錢物來五臺山，再塑起金剛，重修亭子，且說智深行了半月之路，不投寺院，只投客店安身，正行之間，天色已晚，錯過了宿店，

山影深沈 槐陰漸沒 綠楊影裡 時聞鳥雀啼林 紅杏村中 每見牛羊入圈

落日帶烟生碧霧 斷霞映水散紅光 溪邊釣叟移舟去 野外村童跨犢歸

劉太公設席待智深



智深又趕行了數里望見林子裡一所庄院奔到庄前與庄客曰小僧失了宿頭欲借貴庄歇宿一宵明早便行庄客曰我庄上今晚有事歇不得只見一個老人出來智深便曰小僧五臺山來的要上東京去幹事今晚借貴庄歇一宵劉太公曰既是五臺山僧人隨我進來智深跟太公直到正堂分賓主而坐智深曰敢問老丈高姓太公曰老洪姓劉此處喚作桃花村敢問師父俗姓智深曰俺師父是智真長老與俺取名智深太公曰請師父吃些晚飯不知肯吃葷腥否智深曰不忌葷酒但有便吃太公教庄客將酒肉來智深也不謙讓把酒肉飯都吃了太公曰請師父在外間房中歇息夜間開帳不可出來智深曰小僧看太公不喜歡莫不怪我來撓擾否太公曰我家常上齋僧佈施那爭師父一人只是我家今夜小女招夫以此煩惱智深笑曰男大須婚女長須嫁這是人倫大事既然不是情願如何招他做女婿太公曰老洪止生一女年方一十九歲今被桃花山兩個大王扎了寨棚聚集數百八打家劫舍因來老洪家中討進奉見了老漢女兒便撒下二十兩金一疋紅錦為定禮擇今夜要來入贅老漢和他爭不得只得從

劉太公出庄接大王



他因此煩惱智深听了曰原未如此小僧有個道理教他回心轉意不來娶你女兒如何太公曰他是个殺人的魔君你怎能勾得他回心轉意智深曰酒家在五臺山幸得會說因緣便是缺否人也勸得他轉今晚教你女兒別藏了俺却在妳女兒房中勸他硬回心去太公曰若得如此是我家有福德遇活佛下降智深提了禅杖太公引至房中將戒刀放在床頭禅杖倚在床边跳在床上去坐了把銷金帳子放下太公出來安排酒席點起燈燭伺候初更時分只听得鳴鼓响太公同庄客出門看時只見一簇人馬前來那大王來到庄前下馬太公慌忙同眾庄客都跪下迎接大王曰你今是我丈人如何倒跪我太公曰老漢是大王治下那大王扶起太公同到所上小樓嚶嚶敲樂就堂前吹打起來大王問曰我的夫人在那里太公曰小女害羞不敢出來大王咲曰難怪他我先入房與夫人厮見後却來吃酒太公請大王直入去去大王推開房門見裡面黑洞洞的曰我丈人是做家的人灯也捨不得點一盞明白叫小喽嚶去山寨裡扛一甕油來與他點智深在庄上听得忍住咲那大王摸進房中叫曰娘子你休要怕羞我明日要娘子做個壓寨夫人一面叫娘子一面把銷金帳揭起一手摸着智深肚皮智深就勢揪住把手

大王入房智深揪打



一按上在床下一拳打去那大王叫一聲做甚這便打老公智深喝曰教你認得老婆拖倒在床邊拳打脚踢打得那大王叫救命刘太公听得裡面叫救慌忙拿灯烛引喽囉搶將入去灯下見一個胖大和尚赤條條騎番大王在床前打喽囉向前來救時智深撇了大王捉了禅杖打將出來小喽囉發聲喊都走了那大王走出門前跳上了馬飛走大罵刘太公老賊不怕你就來理會飛去去了刘太公扯住智深曰師父你苦了我一家性命智深曰太公你慌洒家不是別人是延安府老种經略相公帳前提轄因為打死了人便出家做和尚休說這兩個便是一二千軍馬來酒家也不怕他太公曰師父却要救護俺一家兒且將酒來師父吃休得要吃醉了智深曰一分酒只有一分本事十分酒便有十分的氣力太公曰隨你吃却說桃花山大頭領正在山寨裡等候消息只見三頭領紅巾也沒了身上綠袍扯得粉碎跳下馬來叫曰哥七救我一救大頭領慌問曰怎的來二頭領曰耐那老賊把女兒藏了却教一個胖和尚藏在他女兒床上我却不是防被他揪住拳打脚踢打得一身傷損那厮見衆人入來救應鬆放了手提起禅杖打將出來終得脫身哥七替我報仇大頭領怒曰你去保券我去與你拏那賊忒來即時捉

李忠劉家遇智深



餘上馬引衆來到庄上左客報曰山上大頭領都來了智深遂提了禅杖出在大口曰匹夫認得酒家否大頭領大叫曰和尚且休動手你的聲音我認得熟你且通名姓智深曰酒家是延安府老种經略相公帳前提轄魯達如今出家做和尚喚做智深那大頭領即下馬拜曰哥七別來無恙智深却認得是教頭打虎將李忠七問曰哥七緣何做和尚智深曰且和你到裡面叙話刘太公看見不敢向前智深曰這是俺兄弟李忠太公方敢相見智深把爲僧的事說了一遍及往東京大相國寺去投智清在他庄上借宿事亦說一遍不想與兄弟相見恰總撞打的那漢是誰李忠曰小弟自從與哥七在渭州三人分別次日听得哥七打死鄭屠我去尋史進商議又不知他投那里去了小弟所得差人緝捕得緊也自走了在這山下經過那漢先在桃花山扎寨喚做小霸王周通引入下山和小弟廝殺被我贏了他就請我上山寨議我為主以此落草智深曰兄弟既然在此刘太公這頭親事再也休提太公大喜安排酒食款待二位太公將出原定金子綴足納還智深曰兄弟你替他收去李忠曰這個不妨事且請哥七同太公到山寨住幾日太公叫庄客安排轎子智深帶了禅杖戒刀一同李忠太公上山到寨前下轎入到寨中

李忠智深上山翫景



坐定周通出來見了和尚怒曰哥七却不與我報仇倒請他來裏裡李忠曰兄弟你認得這
個和尚否周通曰我若認得他時却不被他打了李忠嘆曰這和尚我常和你說的三拳打
死鎮關西的便是周通納頭便拜智深答曰休怪冲撞四人坐定智
深曰周兄弟你听我說劉太公止有一個女兒赤老你若娶了教他老
人家失所你別選一個好的原定金子銀匹將在這里你心下如何周
通曰就依太公言語小弟再不敢智深曰大丈夫作事休要反悔周通
遂折箭為誓劉太公拜謝自下山去了李忠安排筵席款待數日引智
深到山前山後觀看景致果是好座桃花山四圍險峻只一條路上去
四下裡都是亂草着了回寨住了兩日要辭下山兩個苦留智深曰俺
今出了家如何肯落草李忠周通曰哥七要去時難以相留將出自金
十兩送別去了智深離了桃花山從早直走到晚肚中又飢東觀西望
猛听得鈴鐺之聲智深口此處必是個寺院酒家且去那里投齋安宿
不知甚么寺院且听下回分解

新刻全像水滸傳卷之一

第六回 九紋龍剪徑赤松林 魯智深火燒瓦罐寺

浮踪浪跡往東京 行盡山林數十程 古刹今番經劫火

中原從此弄刀兵 相国寺中重掛搭 種蔬園內且經營

自古白雲无去住 幾多变化任縱橫

却說智深來到此處乃是一個敗落寺院看那旧紅硃牌扁寫着瓦罐

之寺智深直入方丈叫曰过往僧人來投齋叫了半晌沒一個答應往

香積厨看時鍋也沒有智深將包裹放在盥齋神面前提了禪杖尋到

厨房後見幾個老和尚面黃肌瘦智深喝曰你們好沒道理酒家叫喚

沒個人應那和尚擺手曰不要高声智深曰俺是五臺山来的和尚討

頓齋吃有甚利害老和尚答曰你是活佛处来的長老合當偕齋相待

奈我寺裡被一個雲遊和尚一個道人來此把常住的僧都赶出去了

我這個老的走不動只得在這里智深曰他兩個甚名老和尚曰那遊

方僧姓崔法名道成綽號生鉄佛道人姓丘名小一綽號飛天夜叉這兩個无所不為智深

猛聞得一陣粥香提了禪杖到後面看時見煮一鍋粟米粥智深把鍋撥起來吃了幾口只

魯智深瓦罐寺投齋



猛聞得一陣粥香提了禪杖到後面看時見煮一鍋粟米粥智深把鍋撥起來吃了幾口只